

# 97%的校园欺凌没有被看见

## 揭开校园欺凌的水下“冰山”



《半月谈》周畅 王莹 朱辉

校园欺凌事件不时刺痛人们的神经。尽管该问题不断被呼吁重视解决,教育部已于今年1月启动开展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,对校园欺凌问题重拳出击,但多名业内人士表示,校园欺凌在发现、认定、处理等方面存在不少难题,仍须多方面发力,织密学生安全保护网。

不问,“这些儿童的问题需要高度重视,短期看不到,但未来可能是隐形炸弹”。

### 无“负责巡山人”,也无“精密指南针”

尽管校园欺凌的问题不断被呼吁重视解决,但多名业内人士表示,校园欺凌在被发现、认定、处理等方面存在多重难题。

校园欺凌如山火,可靠“巡山人”的缺失会让“火星”发展成“火灾”。

辽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、北京隆安(沈阳)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冯匀说,由于部分学校法治教育缺失或流于形式,有的学生片面认为自己不到年龄,不用负刑事责任。林林告诉半月谈记者,一些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形同虚设,有学生反映去10次有9次都是关门的。

与此同时,校园欺凌案例中针对施暴者的惩戒手段及处理主体不够明确,无具体操作细则可依。

冯匀说:“对有的孩子来说,轻微教育是无法制止其恶行的,但现在的手段确实比较缺乏,法律上对未成年人没有处罚依据。”张思宁举例说:“如果有同学辱骂导致对方

跳楼死亡,也很难认定该同学辱骂行为构成犯罪。而遇到问题后,打人者和被打者往往都以私了结束,从‘情’的角度解决问题。”

更有基层工作者坦言,目前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中,教育主管部门想寻求其他部门协同帮助处理疑似欺凌案例时,找不到具体的文件作为支撑,难以得到其他部门协同帮助处理。

### 密织学生安全网,保护少年的你

多名教育、心理、法律人士呼吁,多个方面发力,织密学生安全保护网。

相关部门、学校可组织讲座或辅导,指导家庭如何发现校园欺凌的苗头、发现问题时如何处理、父母怎样正确与孩子交流相处等;在学校内,要减少教师不必要的行政任务,让教师有更多精力去关心学生、构建更和谐的师生关系;学校和主管部门应建立完善的防范机制,真正发挥心理咨询、心理监测的作用,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变化,做好学生心理疏导,及时发现问题并干预化解。

林林认为,校园欺凌事件中的干预对象应该包括受欺凌者和欺凌者,而干预的重点不仅仅包括对欺凌者不良行为的矫正、对受欺凌者心理辅导,还应包括对欺凌者和受欺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、恢复。同时,规范心理从业者的工作资质,可通过政府统一购买形式,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。

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教育局行政办乔晓牧建议,明确界定校园欺凌的边界,以帮助校方和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与当事人协调解决问题,完善校园欺凌具体工作的各项细则,如责任主体、处理流程、其他部门协同机制等。

此外,还须从法律层面完善不足、树立明确红线,真正让施暴者“不敢为”。首先,应明确“家庭教育不得使用暴力”,避免出现认知上的暴力底线不清晰;其次,借鉴国外经验,对欺凌者入罪等作出明确规定;最后,加强校园法治教育和校园欺凌的知识普及,让更多学生真正懂用法用法。

## 校园欺凌生长在“隐秘的角落”

关于校园欺凌的事件在网络上经常被曝出:陕西省一名18岁高三女生跳楼身亡,疑似因长期被同班同学辱骂;安徽滁州市一名13岁女生在厕所内被两名女生掌掴64次后晕厥;辽宁抚顺市5名男生对一个男生施暴,暴打、踹头、要求跪地道歉、扇耳光等……

而人们看到的校园欺凌现象可能只是“冰山一角”。孩子的行为都是心理的投射,校园欺凌“冰山”下的97%都没有被看见。”安徽省合肥市青少年心理研究会会长林林认为,心理学最大的特性是滞后性,可能是几年前的问题导致几年后的欺凌事件。校园欺凌的暴力种子往往在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下萌芽。

校园欺凌的施暴者往往是被忽视的未成年人,他们内心情感的“桶”,空虚而无以填充。

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认为,校园欺凌的施暴者一般是两个极端:一种是家里无人管教的留守儿童,还有一种是家庭有权有钱的。林林认为,校园欺凌所涉多是留守儿童或者是“精神留守儿童”,即父母在身边但不管

## “醒悟过来”的年轻人正在挣脱网贷泥沼

《新华每日电讯》黄海波 郑明鸿 刘梦妮

在网络平台豆瓣上,有一些名为“负债者联盟”“努力还债联盟”“90后负债交流”的讨论组,聚集着少则几百个,多则上万个曾经或正在遭遇网贷问题的人。记者梳理这些讨论内容发现,“超前消费”“积少成多”“以贷养贷”和“焦头烂额”是其中的高频词。

### “足不出户就能给你好几万,很容易就陷进去”

王越然第一次接触网贷是在大学里。由于生活费不够,又不好意思向家里要,就在网上借了几百元,但很快就还了。毕业后,王越然一边工作一边炒股,钱亏掉后想回本,于是又接触了网贷。

如今大学毕业才一年多,王越然在各个平台的欠款已达8万元。“走到今天这个地步,我自己的问题很大。”王越然告诉记者。

和很多深陷网贷的年轻人一样,王越然一开始借得很少,也很谨慎,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以贷养贷。“一张身份证、一张收款的银行卡,足不出户就能给你好几万,这种情况下,年轻人真的容易陷进去。”王越然说。

今年两会期间,全国人大代表李君建议,加大对网贷监管力度。他认为,虽然网贷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们在不同年龄阶段,因收入不均而导致的消费力不平衡问题,但存在申请门槛低、准入条件简单、计息方式不规范以及非法催款等非常明显的问题。

### “温水煮青蛙”透支年轻人未来

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伟曾撰文指出,消费观念的改变、网贷平台放贷门槛低,以及资本营造的怂恿年轻人敢于超前消费、过度负债的社会氛围,是



我国“负债一族”人群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。

多位受访对象反映,网贷平台在宣传时只展示日利率或者月利率,给用户造成一种很划算的假象。事实上,这种低日利率对应的是高年利率。

以部分网贷平台宣传的“借1000元,日息0.5元”为例,其对应的年利率为18%。记者查询发现,2月20日发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(LPR)则为3.85%,即千元日息0.1元。

此外,由于网贷平台往往月底和月初才出账单,年轻人在收到账单前,往往对自身负债情况没有概念。

多位受访年轻人表示,每个月都要还债让他们感觉很疲惫。

### 告别网贷平台后“感觉很轻松”

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此前发布的《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》显示,在3000余名被调查的18岁至29岁的人群中,信贷产品渗透率为86.6%,使用互联网分期消费产品的比例达61%。

有舆论担忧,当年轻、冲动、自制力差、对诱惑缺乏抵抗等因素集中爆发时,年轻人可能会陷入债务困局。但记者观察发现,近年来,也有不少年轻人选择告

别网贷。数位当事人告诉记者,“危机感”“及时止损”是他们做出此类决定的主要原因。

在知乎上,“关闭网贷是怎样的体验?”这个问题被浏览了239万余次,500多位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。记者梳理这些跟帖发现,“松了一口气”和“无债一身轻”成为普遍感受。

就读于陕西某高校的鹿鸣,先后用网贷分期购买了一只售价850元的电子表和一件饰品。两次分期加起来,鹿鸣每个月需要偿还近500元,这影响到了她的日常生活,也让她产生了警觉。

去年年底,当收到奖学金后,她一次性还完了剩余的网贷分期。“很多人可能被网贷平台惯坏了,没有危机意识,久而久之就可能背负难以偿还的欠款。”鹿鸣说,还完后觉得很轻松,她现在也会劝身边的朋友少用网贷。

在张安全看来,不必要的超前消费会损害未来对于合理需求的消费能力,不理性的超前消费还可能导致资源浪费,助长盲目攀比的不良风气。

全国人大代表陈海仪在广州互联网法院调研发现,11万多件涉互联网纠纷案件中,超六成被告人是35岁以下青年,且呈现持续攀升趋势。

对此,她在今年两会中建议,引导和规范网络平台有序正当经营,完善征信体系,防范多头借贷风险;对年龄在35周岁以下、欠债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涉网络纠纷案件,实行执行和解前置,慎用惩戒措施。

3月17日,银保监会联合五部委发文要求,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,进一步加强消费金融公司、商业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风险管理,未经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一律不得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。

分析人士认为,由于目前诸多网贷平台主要还是以小贷公司的牌照来进行放贷,所以这次发文几乎叫停了针对大学生群体的消费贷业务,但对于更大基数的年轻人来说,需要借助更多力量走出可能陷入的网贷泥沼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)